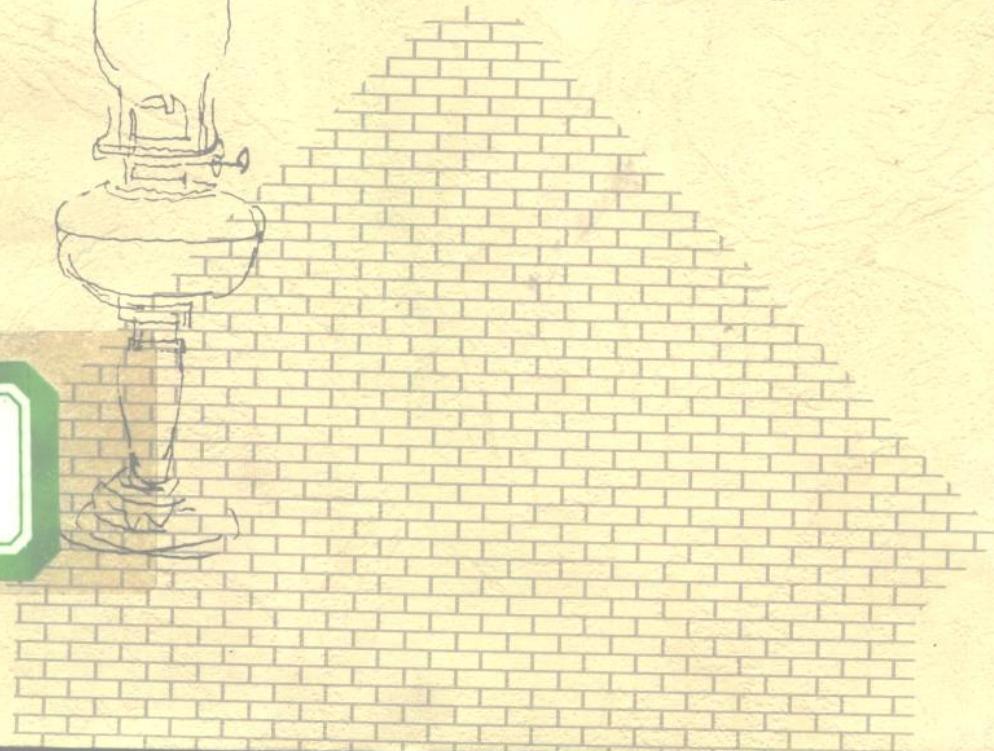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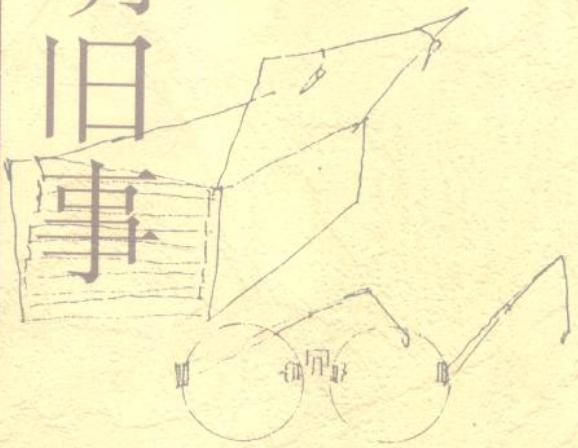


春明旧事

石继昌 著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春明旧事

石继昌 著

北京出版社

春明旧事

CHUNMING JIUSHI

石继昌 著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展览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625 印张 245000字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200-03104-6/K·36

定 价：16.50 元



作者画像

张守义作



作 者 像

序

戴文葆

顷闻石继昌先生关于京华风习人物等漫记，辑集付排，十分欣慰，同时也涌起推不开的哀伤。

亡友石继昌（1925——1994年），字守常，本为满族汉军旗人，世居北京。论其远祖，为明末清初之石廷柱，其先为苏万人，姓瓜尔佳氏。高祖卜哈，明成化间授建州左卫都指挥佥事。曾祖阿尔松噶，嘉靖朝入贡袭父官。至万历间，石翰避仇，移家广宁，遂以“石”为姓，任明指挥，于是成为辽东人。石翰有子三人，曰国柱、天柱、廷柱。万历末年，廷柱为广宁守备，天柱为千总。清太祖努尔哈赤于天启二年（1622年）挥师渡辽河，兵临广宁，天柱等首先出迎，廷柱即从众献城，初授世职游击，统辖降众。有关石氏远祖的史事，《辽海丛书》中《雪屐寻碑录》卷八，收有康熙时徐乾学所撰墓表；《辽阳县志》卷三五，载有《一等伯石汉墓道碑诰命》。《清史稿》卷二三一《石廷柱传》，便是据上述碑文撰成的。

廷柱自此随清军征战，初为镶红旗固山额真。崇德四年汉军旗制始定，廷柱隶正白旗汉军。其后“从龙入关”，累立战功，

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镇海大将军都统一等伯。顺治十二年，始设镇江驻防，廷柱为第一任将军。廷柱六子，三子华善，康熙时任甘肃巡抚；四子石琳，官至两广总督。到光绪年间，继昌祖父长和为杭州驻防将军。石氏历代显宦，在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的直省大臣年表中，以及《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与《清史稿》的诸臣封爵世系表及列传中，均有记载。继昌平日讳言家世，很少谈及他的先人；这里不过是为读者“读其书、知其人”着想，了解其出身背景、文化环境罢了。

八旗首善，颇为彬彬，济济多士，在文化上涵濡深厚者尤不乏人。继昌早年攻读文史，学习勤奋，在大学生时，从金受申先生等游，相得欢甚，即常为《新民晚报》撰稿。1949年后，曾服务于银行业，以体弱多病告退，为人整理文稿，缮写誊录，赖以生活。“大跃进”后，中华书局选取明清笔记，点校刊印，闻继昌熟谙清朝人物史事，以及刊本稿本情况，特邀其入编辑部，从事选题、校勘、整理等工作，贡献颇多。

不意狂飈天降，浩劫临头，继昌休闲家居，在“文革”中献出京畿道及花市等处房产以求安。所幸当时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他每日在琉璃厂一带，推车扫地，检字纸出卖，贴补家用。王孙沦落，真验了“斯文扫地”一句古话。作有五言诗一首见寄，读来心酸，不敢秘藏，付之丙丁。五口之家，岂能仅靠捡拾废纸糊口呢？所藏明清笔记珍本稿本两大书柜，悉数忍痛卖出，仍难疗饥。

夫人唐音氏，名国勤，生一子二女，阶平、陆平、隆平。娘家远祖为蒙古族。努尔哈赤崛起时，为增强势力，与蒙族上层结盟联姻，唐氏祖上亦为清廷勋贵，国勤夫人幼时尚可称“郡主”。多亏夫人识大体，能耐劳，抓住本市拆城墙、修地铁的机

遇，放下架子，破门而出，毅然挤进民工行列。见尊长、亲串犹检衽行礼的闺中静女，抡洋镐，搬城砖，手掌出血，坚持不退，发扬了先辈的塞外风概。自助天助，夫人终于补上了正式工，养家活口，熬过十年浩劫，并为后日退休奠定了自立的基础。

乌云拨开，玉宇澄清，继昌得以应聘参与《文物》月刊编辑工作，学有所用，得心应手；又蒙纳入正式编制，感受历史新时期阳光的温煦。在本单位审稿编稿之暇，业余应北京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单位之约，点校整理有关北京民俗、清代掌故及《雪桥诗话》、明清小说若干种，撰写学术性前言，提供有历史价值之未刊稿本；且在《燕都》、《读书》等期刊发表论文。退休后，又为中国新闻社海外专稿撰文，辅导有志研究北京史之青年朋友。他还有一些笔记提要、小说资料，未及整理定稿便撒手而去；早年撰有《八旗耆旧名录》等稿，为人借阅失落，俱堪痛惜！

今知继昌遗著《春明旧事》即将问世，是令逝者与生者感激的美事。首先要感谢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同志们，感谢古道热肠的弥松颐同志，暨北京出版社的领导。纸价飞涨，工本费高，旧稿新出，殊属难能可感！但我想到这本书的出版，不仅有助于北京轶闻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利于满汉民族的团结友好关系，可能受到众多读者的欢迎。曩昔我研读明清史籍时，常遇一些疑难不解的问题，辄向继昌兄请教，可说他是亦师亦友。责成我写序是不敢当的，只能乘此介绍作者生平，同时以不学的朋友身份，并代表其家属，向各位赞助者致以谢忱。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黎明

惆怅怀石

弥松颐

十多年前，有一次刘叶秋先生对我说：“我有一位朋友，人品学问极好，您可以认识一下。”这就是此后的淡水之交、我并以良师事之的石继昌先生。

与石先生几乎是一言订交，相见恨晚。石先生从劲松寓所到朝内大街来，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大概是兴趣爱好相投吧，我们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述不完的古事——当然，大多数都是听石先生说，我只能当个“捧哏的”，“嗯啊嘛是”。石先生为人极其安和、从容，言谈中不像有些“学者”那样张扬，或者有些“文人”那样的习气，而是另有一种细声细语、不骄不躁、不疾不徐、极认真看待对方、而“抖落”自己所闻所见的语音和作派。回想这么多年，几乎都是我冒出话题，听先生细讲，因而学到了不少东西，长了不少见识。

比如，清代“蒙古车王府曲本”，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初顾颉刚等人发现、定名的，车王，即“车臣汗王”。我究之所以，石先生认为，“车臣汗”不是王名，不对了。回去以后写信给我，叙述授封蒙古王爵的始末来龙，并且还记得西城大红锣厂就有车王府第，当年白凤鸣先生还到那里走过“堂会”云云。石先

生以“死”的材料和“活”的见闻，纠正了近七十年的车王即车臣汗王之名。此一卓见，后被史树青先生证实，考出了“车王”的谱系名号。

石先生还帮助我所在的出版社审读书稿，于细微处极其认真。车王府曲本说唱鼓词《刘公案》中，有恶人徐五算卦一节，自称“属鼠”，私访的刘墉大人谓“官长今年二十九岁，丁亥年，癸丑月，己卯日，己亥时……”石先生批曰：“属鼠不应该是丁亥年，不便妄改。”文学作品中的属相与生年干支，本是极易忽略、不被注意的地方，此一墨误被精细的石先生捉住了，一方面指出原误（应当是“子鼠”或者是“亥猪”），同时又尊重原文不作妄改，极为审慎。写到此处，我想起了另外一位大学者吕叔湘先生，在为浦江清诗词编年时，于“昆明除夕”一首诗旁，粘一小条，上写“是年除夕，已入一九四四年岁首”，将此诗列于一九四四年的第一首诗。粘条提示的原因是，唯恐我看了“除夕”二字，就以为是岁末。前辈学者的认真细致，和关怀体贴，俱都令人敬佩得五体投地！

再说一件事。我校注《儿女英雄传》，书中的张金凤灿舌如花，苦劝何玉凤，“嘴也说酸了，嗓子也说干了，连嘴说带手比，袖子也累掉了，袖子里的小手巾儿、手纸掉了一地”。以今人观之，缝在衣服上的袖子，缘何还有“累掉了”之说呢？余生也晚，不解其意。请教石先生。石先生以一笔不苟的清秀富润之字，给我写来一段长信：“旗人服装，有‘小袖儿’之制，是大寒时另套在手腕子上的袖子，长约半尺，下窄上宽，多为缎子面绸子里儿，缝制如衣袖状，钉纽扣三。盖往时衣宽薄袖，着之以御风者。其颜色素、艳皆有，据年龄身份而异；袖口处缀以花边，以示美观。此处张金凤姑娘劝说何玉凤，口说手比，屈

腕者再，易使钮扣松动而脱落也。安公子成亲在十月初，已入冬令，其着‘小袖儿’，不言而喻。”抄录至此，我已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多么让人怀念的石先生啊！您不仅给我讲了“小袖儿”的形制、式样、装饰、用法，而且还结合书中情节，点明初冬十月，小袖正用其着，以及“屈腕者再”，小袖脱落的原因。石先生走了，带着一肚子学问走了，今后我再去向谁请教“小袖儿”？谁又能有如石先生这样精湛深厚的学识、诚挚照心的人品、清明透彻的表达，给我以传道授业解惑呢？

《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文康，其生平仕履，日本汉学家太田辰夫先生考订《荣昌县志》，有“同治四年乙丑仲夏朔，同知衔知重庆府荣昌县事，渤海文康晋三氏序”，而认定文康晚年曾任四川荣昌知县。我未再详察，依太田先生之云亦云。石先生写来几字：“‘渤海文康晋三氏’，弟昔年闻诸八旗老辈庆博如先生（珍），此文康系汉军高氏，与费莫氏文铁仙非一人。”只言片语，掷地如金。

石先生心地宽舒，视事恬淡，与人无争，与世无取。前几年，南省召开一个车王府曲本学术讨论会，我想请石先生与会，食宿交通全包，不用自己掏钱。石先生说：“您不知道，多年来，有我自己的习惯，哪儿也不想去，真不想出去。”语调轻声，一片诚恳。首善之区树有恒产的石继昌先生，现如今在劲松小区的二室一厅，一木床，一二屉桌，一书柜，一自制长沙发，足矣。先生一世清寒，要不是听戴文葆先生介绍，我还真不知道先生有那么一段坎坷经历，甚至到了与夫人以“敬惜字纸”为生的田地。

石先生的字写得非常好，介于欧、赵之间，从本书前后环衬上所印的手稿，即可看出。但是，这么多年我从未得到先生

书写的字幅，总以“笔力不行”为辞。

石先生走了，带着一肚子人品学问走了。“带着人品”，似乎不通，可是现今时下，如石先生（还有刘叶秋先生）这样的人物品格，实在的不多。石先生的学问，且不说对古籍的整理、研究（我印象最深的是《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单以奉献给读者面前的这本《春明旧事》，其深层次的根基与高度的品位，今之治京史、京俗诸作中，恐怕也属凤毛麟角了。

不说伟人的“一个人逝世以后形成的空白”的这句话吧，即以不求闻达、平头百姓、默默学人的石继昌先生言之，这个损失也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以我个人的感情来说，也更是万分惜念，比如，遇到解不开的扣儿，书上回答不了的问题，想起石先生，就像心底里压上一块大石头，竟日长吁！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灯下

目 录

人 物

京华掌故首“金”、“张”（上）	（2）
京华掌故首“金”、“张”（下）	（4）
“没图不要”樊玉珊	（6）
凌霄、一士珠玉辉	（8）
琉璃厂畔话“三卿”	（10）
六一山房岑寂子	（12）
古墨名家尹润生（上）	（14）
古墨名家尹润生（下）	（16）
元裔学者奉仲严	（18）
温热梨汤王宝山	（20）
王宝山土法冰棍儿	（22）
陈画姚题希世珍（上）	（24）
陈画姚题希世珍（下）	（26）
端午节话端方	（28）
陈师曾居京轶事	（30）
于非厂都门豢鸽	（32）

D683 / 17

二百年前“八大怪”	(34)
王湘绮与郑王府	(36)
婉而多讽双厚坪	(38)
“净街王”与“品八套”	(40)
风雅传家刘博琴	(42)
金、元后裔两“十爷”	(44)
京籍三大小说家	(46)
王均卿与周越然	(48)
联话犹忆博如翁	(50)
海内盐商南北查	(52)
刘位坦咏七件事	(54)
旗籍渡江三学人	(56)
寿逸庵“一络索”词	(60)

风 土

西安市场忆谜踪	(66)
城西怀古“广宁伯”	(68)
西四牌楼“当街庙”	(70)
漫话阜内“宫门口”	(73)
白塔古刹别院幽	(75)
万松老人塔花絮	(77)
“我愧包公”大堂悬	(79)
妙峰香火甲天下	(81)
西城古巷锦什坊	(83)
头发胡同话沧桑	(85)
闲话西城二龙坑	(87)

南北遥遥两“共读”	(89)
九条黄瓜切一刀	(91)
万源夹道一命案	(93)
软红十丈旧城南	(95)
鸡毛小店话“南贫”	(97)
宣南铁门小掌故	(99)
南顶赛马肇事端	(101)
什刹海名联偶忆	(103)
娘娘庙花会盛况	(105)
闲话城南劝业场	(107)
似曾相识礼王府	(109)
会馆如林遍城南	(111)
白云观旧闻种种	(113)
通惠河畔灵官庙	(115)
绍兴会馆沧桑录	(117)
西单北大街杂忆	(119)
蟠桃宫求签记趣	(121)

习 俗

旗汉风俗内外城	(124)
夏窗随人任卷舒	(126)
劳驾、道乏、逛二闸	(128)
天棚鱼缸石榴树	(130)
“借纸学书”穷布衣	(132)
春明菊话记沧桑	(134)
望门投刺话拜年	(136)

护城河畔忆冰床	(138)
冰上健儿古今同	(140)
淡云疏雨太平花	(142)
六月廿三祭马王	(144)
什刹海旧闻一束	(146)
等人、送殡、坐牛车	(148)
灶王上天言好事	(150)
腊月初一书福字	(152)
炒肝肠烂杏茶浓	(154)
名不副实话小吃	(156)
闲园菊农记货声	(158)
约定俗成儿化音	(160)
小巷深深菱角声	(162)
京华遥忆吆喝声	(164)

艺 文

曲本宝库车王府	(168)
车王府曲海一勺（上）	(171)
车王府曲海一勺（下）	(173)
曲艺纷呈杂要园（上）	(175)
曲艺纷呈杂要园（下）	(177)
点曲画活坤书馆	(179)
滑稽大鼓成绝响	(181)
徽班、门联及其他	(183)
京剧票友出名门	(185)
梨园徽汉绍箕裘	(187)

会馆演戏卖女座	(189)
梅花大鼓柔媚脆	(191)
京津时调各千秋	(193)
京味小说拉杂谈	(195)
实事小说春阿氏	(197)
北京赁书琐屑谈	(199)
《望江南词》忆清宫(上)	(201)
《望江南词》忆清宫(下)	(203)
“小白菜”与“白牡丹”	(205)
“百本张”与“聚卷堂”	(207)
果将军《聊斋新目》	(209)
京华报馆忆宣南(上)	(211)
京华报馆忆宣南(下)	(213)
宣武门内海市界	(215)
北京书摊话旧	(218)
旗人姓名琐话	(222)
漫谈旗人姓名	(227)
旗人姓名读音及其他	(234)

掌 故

五朝皇族萃京华	(240)
五凤齐飞入翰林	(242)
仓、库两面的朋友	(244)
事端都因门号无	(246)
旧京店名别致多	(248)
考生望榜谐趣谈	(250)